



АБАЙ
ЖОЛЫ
МҰХТАР
ӘУЕЗОВ

阿拜之路

下卷

穆合塔尔·阿乌埃佐夫 著
哈拜 高顺芳 译

ISBN7-105-06116-2



ISBN 7-105-06116-2/I · 1346

(汉 440) 上下卷定价：160.00 元

АБАЙ ЖОЛЫ

阿拜之路

下卷

穆合塔尔·阿乌埃佐夫 著
哈拜 高顺芳 译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拜之路/ (哈) 穆合塔尔·阿乌埃佐夫著; 哈拜,
高顺芳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4

ISBN 7-105-06116-2

I. 阿... II. ①穆... ②哈... ③高... III. 长篇小说-哈萨克斯坦-现代 IV. I3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6962 号

阿拜之路 (上下卷)

作 者: 穆合塔尔·阿乌埃佐夫

译 者: 哈拜 高顺芳

策划编辑: 阿曼泰·沙哈提

责任编辑: 金 英 早 蕾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e56.com.cn>

电 话: 010-64284268 64211734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迪鑫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48.625 字 数: 137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0 元 (上下卷)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下 卷

阿拜之路（1）

一、阿拜叔叔	786
二、复 仇	839
三、苛捐杂税	904
四、懊 悔	943
五、械 斗	988
六、在包围中	1065

阿拜之路（2）

一、在黑暗中	1154
二、在悬崖上	1229
三、生离死别	1290
四、遇 险	1351
五、搏 斗	1417
六、风雪灾难	1487
尾 声	1544

阿 拜 之 路

(1)

一、阿拜叔叔

(一)

已经入秋了，天气阴沉而潮湿。黎明的风带来阵阵寒意。周围尽是干枯的蒿草。落叶的绣线菊显得焦黄，枯瘦的野燕麦、羽茅草、艾蒿在秋风中不停地扭动。飞蓬随着旷野的风到处乱滚。天已经亮了。露水浸透的草藤紧紧缠住行人的马蹄。

此刻抵达叶尔阿勒平原的是最先转场的阿吾勒的青年，随在他们后边的有阿拜和邻近的阿吾勒。阿拜和他的年轻朋友是这批转场队伍的先行者。他们中间有阿肯，也有安奇。此刻正行驶在叶尔阿勒的平原上。走在前面的阿拜、阔克拜和曲巴尔已离开众人很远。他们在马背上交谈着。他们后边有阿克勒拜、马嘎什、卡克太和代尔勉。最后一批是叶尔波勒和白麻干别特。

尽管秋天早晨行路有许多不便，沿路的景色也显得萧条和荒凉，但这并未影响年轻人的情绪。他们在马背上依然谈笑风生，感到很惬意。这些青年阿肯最近一段时间探讨了诗歌创作的各种形式。在家里他们会拿起笔实习，在集会中相遇时要弹着冬不拉吟唱。像今天这样在转场途中并辔而行时更会即兴吟唱，甚至要进行创作竞赛。

不久前，阿克勒拜曾谈过一种诗赛的独特形式，由四位阿肯即兴联句。正是这种联句赛诗的创作方法不时给马背上的阿肯们带来欢笑。消除了他们旅途中的疲劳。此刻马嘎什望着卡克太和阿克勒拜唱道：

立秋了吧，我怎地浑身发冷！”

这些年轻人都有出口成章的才华，个个想抢在前面。不过阿

克勒拜先开口了：

“岂止发冷，你脸色都在发青。”

现在轮到代尔勉了。他是这批年轻阿肯中思路最敏捷的一位。他正准备续下面的两句时，旁边的马嘎什拽了下他的缰绳，笑着说：

“代尔勉，暂且控制你的激情！卡克太到现在还不曾开口，他一直在拖延。让他续！”他又眯缝着眼，用挑逗的语气转向他的好同年——经常开玩笑的卡克太：

“你接着续，快！”

卡克太仿佛早已做好准备。他不慌不忙，用自己宏亮的嗓音，清晰地吟出下面两句：

“发冷发青都因为少年早衰
谁有我卡克太这般过硬！^①”

一向稳重的阿克勒拜重复着“硬”字转向卡克太：

“你这是属于什么韵？！”

马嘎什和代尔勉同时笑了。他们的看法和阿克勒拜完全相同。

“联不上了吧，卡克太！我没听过用‘硬’——“qong”字当韵脚的”。马嘎什笑着向众人：“只要是吟诗做词，卡克太准会栽跟头。你们都看到了吧！”

代尔勉也咧着嘴：

“这是哈萨克人不曾听到过的韵脚，我的卡克太！你这是从哪儿捡来的？”

卡克太没有介意，他跟着笑了几声，接着反驳道：

“难道诗歌只有马嘎什和代尔勉天天重复的那些句子！群众

^① 原文的这个词是“qong”，意思是大、高大。

早就听烦了那些陈词滥调。诗歌贵在创新，这其中也包括诗韵。依我看，上面的句子，用我的韵脚收尾才有美感呢！”

阿克勒拜和其他年轻朋友都表示反对卡克太的意见。听到前面的吵嚷声，白麻干别特和叶尔波勒也赶来了。马嘎什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把上面的诗句给他们重复了一遍，请年长的叶尔波勒表态。可卡克太争着陈述自己的道理：

“叶尔波勒叔叔，您听听他们这些无知的论调和乏味的笑声。请您给他们指正！老天在上，您告诉他们，“qong”字可以用来押韵！”

叶尔波勒重复着年轻人的联句。一边品味，一边不停地摇头。他虽然觉得朋友们取笑卡克太有些过分，可表示自己不赞成卡克太的意见：

“亲爱的卡克太！听你的嘈声，好像很有道理。其实你这是在强词夺理。哈萨克诗歌哪里有用‘qong’押韵的！”

卡克太只好让白麻干别特评定了。他抬高声音焦灼地：

“这些人在说些什么呀，白克！你无所不闻，无所不知，你来裁定吧！”他颇有信心地说。白麻干别特一直在重复着‘qong’一词，但总是对不上茬。他是个直性子人。眉头一皱，直截了当地说：

“卡克太，你的错了！我在任何小说故事里都没有听到‘qong’这个词，更别说用它押韵了！”

看到急性子的卡克太再一次碰钉子，朋友们都笑开了。但卡克太并不服输，他执拗地：

“噢依，天啊！卡克太不会轻易认输的！我去找我阿拜叔！走，有本事的跟我来！”说完用脚跟叩动马腹走了。

所有的人都催动坐骑跑开了。

最先跑来的是卡克太。他急不可待地向阿拜陈述了方才的争论。阔克拜听说争论是由“qong”一词引起的。便咧嘴笑了。他懂得这里面的道理。这显然给卡克太增加了信心。当后面的人马全都赶到时，阿拜望着叶尔波勒和白麻干别特：

“你们俩真地帮助马嘎什挫败了卡克太？挫败一个人并不难！”

如果你们的裁决正确，他应该认输；如果卡克太的意见正确，你俩该怎么办？”听阿拜这么一讲，所有的人都愣住了。有的人直瞪着阿拜，等着听他下面的话：

“哈萨克语里确实有‘qong’这样的词，有人甚至用它起过名字。比如苏云德克家族中就有叫qong和托尔艾格尔的两兄弟。这兄弟两人都是能说会道的雄辩家，被比作部落中的两座高峰。他们留下的一些名言，至今在中玉兹流传着。就我所知‘qong’这一词的词源不属于哈萨克。在大玉兹乌孙部落，阿肯和雄辩家的诗和格言中可能会遇到这个词。我判断它也许来自柯尔克孜语，意思是有力的、高大的。总之，卡克太是对的。由‘qong’引申为‘过硬’，接在‘发冷’、‘发青’后面做尾韵，是再恰当不过了。”

所有的人，无论是赢的、输的，还是他们的支持者，对阿拜的意见都表示信服。

行人们正在穿过荒凉的灰色草地。前面是一处不大的土冈。当骑手们跟着阿拜的乘马登上土冈时，看到上面两座小小的坟墓。

阿拜在墓前拽住了缰绳。他在马背上默默地望着这两个小土堆。同行的年轻人们都感到诧异。他们猜不出这坟墓里面埋葬的是什么人。

阿拜稀疏而秀美的胡须已染上淡淡的银白色。眼角周围出现了细微的皱纹。他有时会眯缝着双眼或者轻轻地垂下眼帘回忆悠远年代的往事。曲巴尔、代尔勉手臂上架的两只苍鹰也朝坟墓的方向伸着脖子，一对金黄色的眼睛仿佛直勾勾地盯着猎物，焦灼地等待即将到来的搏击的一刹那。

阿拜一直在人们惊疑的目光中沉思。他这才举起右臂向后面的人做了个手势。人们很快集中到他身边，但还在不停地望着那两座荒坟。当马蹄的响动声完全停止、人们屏住气等阿拜讲话时，他才沉痛地说：

“从这一对孤零零的坟墓出现在这座土冈开始，整整过去了一百个春秋。它是这周围几代人苦难生活的见证。这对坟墓也掩

盖了一对情人伤痛的历史。每当我从这里走过时，就会感到自己有一笔不曾偿还的债务——这是作为阿肯应当承担的义务。坟墓里面的吉戈特叫柯别克，姑娘叫婴勒克。”讲到这里，阿拜的声音变得更加清晰，他习惯性地加大嗓音：

“这对情人是因为忠贞不渝的爱情被他们本部落的权贵杀害的。几百年以来，甚至今天仍然像镣铐套在青年人身上的部落的法规，硬把这对情人拴在马尾上活活拖死了。”

阿拜的话音断了。他也许从阵阵秋风里听到了幽怨的旋律。土冈上羽茅草、野燕麦的枯茎和败穗在不停地扭动，仿佛在引证被人们遗忘的悠远年代的一段痛史。阿拜也感到自己是在吟咏一段韵文和叙事诗。

“婴勒克和柯别克像被追赶的猎物，躲藏在窝尔达山洞里，度过了一段艰辛的岁月。作为他们爱情生活的见证——惟一的孩子出生不久，父母就被处死了。当他的父母被绑走时，他还裹在尿布里。他是被那些铁石心肠的人抛在阿克确库山顶的……一个吃奶的孩子在荒山野岭中，在阴森森的黑夜里，一直哭到再哭不出声才离开这个冷酷的世界，他是饿着肚子咽气的！”阿拜的话结束了。

青年们被震惊了。他们蹙紧眉头，恐怖地互相观望着。

“阿拜叙，是谁下命令这样做的？”代尔勉第一个开口了。马嘎什和卡克太接着问：

“是谁杀害他们的？”

“是谁做出杀害他们的决定？”

“是肯格尔拜做的决定。他是我们这里许多人的前辈，是当时的部落带头人，是我们这个家族所谓的英灵！”阿拜环视着周围年轻人的表情。

人们都感到茫然，曲巴尔更显得惊恐。带头发言的依然是代尔勉：

“这就是说，他既是英灵，又是杀害青年人的刽子手！”

阿拜惬意地瞥了他一眼。

“住口，说话要当心！”曲巴尔说着捅了代尔勉一下：

阿拜从代尔勉脸上看到了不可抑制的创作冲动，便补充道：

“可是在今天，套在哈萨克姑娘脖子上的绳索勒得更紧了！”

代尔勉心里忽然产生了一种新的念头。他的眼睛和架在他手臂上的苍鹰一样喷射着光焰。他说：

“阿拜叔，请允许我讲两句话。一百年来有不少行人在这里为婴勒克念经和祈祷，但愿它们都有效应。今天我要为他们念另一种特殊的经文。不知你是不是同意？”

阿拜高兴地望着代尔勉，毫不犹豫地：“念吧！”

“下面就是我为婴勒克、柯别克吟唱的经文！”代尔勉清了清嗓子，用舒缓的男中音唱起来。阔克拜和曲巴尔二人感到这种行为很反常，作法也不恰当，想说他几句。阿拜很快挥了挥手，示意其他人不要干涉。人们都会意地静下来，经心听代尔勉吟唱，代尔勉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悲怆，仿佛在凭吊这一对被折磨而死的亡灵。他吟唱的是由阿拜创作并配曲的诗——《我眼中的瞳人》。年轻阿肯吟唱时的表情，为这首诗增添了更多的魅力。

马嘎什、卡克太和阿拜一样，都非常欣赏代尔勉的吟唱。年轻阿肯没有全部吟唱这部长诗。他只选择了最适合此时此刻吟唱的、感人至深的几段。最后又唱了四句悼念诗作结尾。

阿拜轻轻扭转了马头。矫健的褐色仙脸马踩着平稳的步子，点头伸颈、抻缰绳走在前面。其余的人也都跟上来了。夹在人群中的两只苍鹰时时在晃动。贪馋的目光不停地在远方搜寻着。

阿拜乘方才的思路还不曾中断对年轻人说：

“听着，在勒死婴勒克的绳索上不是还遗留着死者的仇恨吗？难道今天还不能向世人揭示埋藏在这坟墓里的仇恨吗？难道还不能吟唱婴勒克、柯别克的遭遇，表达今天男女青年的反抗情绪和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情吗？！你们都是阿肯。萧瑟的秋风会为你们的诗歌增添凄怆的情调。我认为，灵感不能仅仅从兴奋与欢乐中寻找，还要从人民群众和你自身的悲愤与痛苦中寻找。只有感情真实的诗，才能像从山顶奔泻的泉水一样流到远方。你们今天所听到和看到的该是写诗的最好题材。有没有人愿意写？”

代尔勉早就猜到阿拜的意思，甚至心里已做好决定。他正准

备说出自己的想法，曲巴尔却抢先一步说：

“阿拜叔，我要写这部长诗！”

代尔勉不肯让步：

“阿拜叔，我早就想好了！曲巴尔只不过先张的嘴。我要写！”

曲巴尔显得很不高兴：

“你想好没想好是你的事，我不是要和你抢着说话！我讲的是我自己的决定。我既然讲了，我就要写！”

“不，我要写！”

“我要写！”

两位年轻阿肯的争论引起阿拜等人的兴趣和关注。代尔勉认为自己的理由充足，希望得到众人的支持：

“还是让众人决定该由谁写。我方才在坟墓旁已经用歌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那会儿曲巴尔还不曾想过要写呢！”

马嘎什点头表示同意。曲巴尔继续反驳道：

“是的，这也许可以当成你的理由。不过你要凭良心讲，代尔勉！你方才唱的诗哪一句是你的创作？不全都是我阿拜叔的诗吗！而首先表示要写的不正是我吗！”

“你是用语言表示的！我却是用自己的感情表达的！我心里早就有了这个想法！我在墓旁唱阿拜叔的爱情诗，正是在沉痛地凭吊他们！天啊，我们不都是阿肯吗？难道阿肯就懂得用语言表态吗？难道就不能用别的形式吗？”代尔勉好像找到了更充足的理由。

叶尔波勒一边笑着听他们争论，一边望着前面的山峦。这时他的马已靠近他们。他把右手举到额顶，用手掌遮住阳光，仿佛在辨别远处的一片黑影。突然间大声对两位阿肯：

“喂，吉戈特们！你们两个争着写这个诗是件大好事。这太有意思了！是不是我来给你们裁定该由谁写？”

“好，您来裁决吧！”两位阿肯同时说。

“那好吧，你们听着！前面山坡上有一群大鸨。虽然离这儿很远，可你们的猎鹰已经发现了。你们两个可以同时把鹰撒出

去。谁的鹰先飞去捉住猎物，就由谁写婴勒克、柯别克！”因为大鸨异常机警，叶尔波勒怕惊动它们故意压低了声音。

“这主意太好啦！”阿拜表示赞同。其他人都等着听最后的决定。曲巴尔和代尔勉都表示：

“可以！”

“这样很好！”

“好吧，我们撒鹰了！”两名骑手让跨下的马向前走了几步，接着抖动臂上的苍鹰便撒手了。曲巴尔朝振翅飞走的猎禽瞥了一眼，立即转向阿拜：

“阿拜叔，这个决定算数吗？”

阿拜出人意料地补充了一段话：

“叶尔波勒的话算数，但我要增加一条：在你们的鹰捕到猎场以前，每人在马背上吟一首诗。必须是自己的创作！”

所有骑手都策马跑来。曲巴尔和代尔勉的马紧靠着阿拜两侧。

“这太好啦，阿拜叔！关于苍鹰的诗吗？”曲巴尔首先表示赞成阿拜的决定。

年轻人们都对禽猎感兴趣。他们等着听阿拜的吩咐。

阿拜朝着曲巴尔，不慌不忙地：

“不，不是关于鹰！我提出诗歌的内容：冬天的夜晚，寒风在窗外吼叫，老奶奶正在为怀中的孙儿吟摇篮诗。现在由你们替老奶奶拟出诗稿！即使是比赛，条件就要严格。我主张构思快，能出口成章最好！现在就开始吟唱，快！”

曲巴尔显出为难情绪，他也斜着眼：

“阿拜叔！您这不是让我们比赛，而是向我们发难啊！”

代尔勉正和他们并排走在一起。他用身子贴近阿拜开始吟唱。曲巴尔因为没有人理睬他，只好缩回去轻轻拢住缰绳。

这场诗赛显然比猎禽的较量更吸引人。众人的目光已从飞去的苍鹰转向诗赛现场。代尔勉在人们的赞叹声中一边催动坐骑，一边高声吟唱。阿拜则露出洁白的牙齿，微笑着摘下头上的皮帽转向代尔勉。青年阿肯的诗一句紧接着一句：

是优秀的阿肯能出口成章，
我的灵感更像鹰隼在翱翔；
在大雪纷飞的寒冷的夜晚，
奶奶拍着孙儿低声吟唱：

不要惊动我的孙儿，
他正在进入梦乡；
暴虐的风雪休想入侵，
奶奶的怀抱是牢固的屏障。

不要惊动我的孙儿，
飞雪该在旷野里飘荡；
快睡吧，我的小宝宝，
奶奶的怀抱是黄金的摇床。

“哎勒地、哎勒地、小宝宝……”
让这首美妙的催眠曲，
伴随你进入睡乡，
让奶奶甜蜜的歌声，
永远在夜空里荡漾。

唱到这里代尔勉仰起头望了望前方，抬高嗓门唱完了最后两句：

我的隼已捉获猎物，
请阿拜叔叔放眼观赏！

代尔勉快马加鞭向前面跑去。青年阿肯的才华进一步得到阿拜的赏识：

“太好了，这才像真正的阿肯！”

阿拜不由地想起代尔肯拜老汉，心头涌起一股感激之情。是他把小代尔勉交给阿拜，让阿拜留在身边培养的。

人们全都放松缰绳向苍鹰搏击的现场跑去。跑在最前面的是马嘎什。他看到代尔勉的猎鹰正在揪斗一只小山羊般的大鸨。大鸨黄白相间的羽毛全都沾满了血。马嘎什兴高采烈地挥动着帽子向后边的人大喊：

“代尔勉，代尔勉！曲云屈！婴勒克的诗属于你！”

这时大队人马已临近现场。

代尔勉的马还不曾站稳，他已经从马鞍上跳下来向自己的猎鹰跑去。这时马嘎什、阿克勒拜、还有机敏的白麻干别特都跑来围住了现场。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曲巴尔正在收拾残局。他的鹰显然不曾捉到猎物。这时，年轻人们按照老传统把代尔勉的猎获物拴在年长的叶尔波勒的鞣绳上，接着跑到曲巴尔眼前。曲巴尔垂头丧气地坐在草地上用袷衫的大襟遮住他的猎禽。这里的一切阔克拜早已看在眼里，他故意大笑着朝曲巴尔：

“太丢人了！曲巴尔的猎鹰不但没捉到大鸨，反倒被大鸨戏弄了一番，受了不少苦！”

曲巴尔无可奈何地亮出他的猎禽，接着架到手臂上。鹰身上全是水，就像一块淋湿的破毡片。阔克拜依旧像平常那样开着玩笑：

“鹰的头顶上还有大鸨的粪呢！曲巴尔，在竞赛的关键时刻这只鹰这样出丑，太叫人扫兴！真遗憾！”说完又笑起来。

曲巴尔没有吭声。他冷冷地瞥了阔克拜一眼，遂转身跨上马背。阿拜用宽解的语气：

“不能这样说，阔克拜！苍鹰是优异的猎禽，它既凶狠，又勇猛。而对于猎手来说，失败总是难免的！”他又转向众人：

“但诗的著作权要属于代尔勉。代尔勉，你作准备吧！”

代尔勉还在兴奋中。他像孩子一般拉住缰绳用脚跟使劲磕着马腹。这时他跨下的白马猛地纵起前半身用后腿直立在草地上，仿佛为它的主人祝贺。马背上的年轻阿肯喜气洋洋，咧着嘴露出雪白牙齿。他手臂上的猎鹰仿佛兴犹未尽，不停地拍打翅膀。

秋天的太阳已经西垂。霞光给纵起的白马、马背上的骑手和雄鹰镀上一层橘红色。阿拜仿佛看到一组精美的雕塑沐浴在斜阳的光照里。

阿拜还不曾从幸福的感觉里走出来，突然听到一阵急遽的马蹄声。人们同时转过身去，阿拜也扭转了马头。

马蹄声越来越近。行人显然走得很急，他跨下褐色三岁马的胸围、耳根、眼窝全被汗水浸湿了；笼头下端的皮带也松了。马背上的年轻人叫艾布地，身材又高又大。他的脚跟已经挨上三岁马的飞节。两撇短胡子又黑又密，一对小眼睛炯炯有神。

行人像有急事，直奔阿拜而来，似乎已顾不得和其它人打招呼。

“阿萨拉吾麻嘎来库木，阿拜叔！”从来人发青的脸色和布满血丝的眼睛，阿拜已看出他内心的激愤和急不可待的情绪。

“瓦嘎来库木阿萨拉木！喂，年轻人，你有什么急事？”阿拜也忙着了解来人的目的。

艾布地这才静下来问候叶尔波勒等年长的叔叔和兄长。接着向阿拜陈述了来意：

“阿拜叔！我是特意到您这里来告状的。因为事情很急，我一直跟在你们后边追，可这匹劣马走得太慢，好不容易追上！”

“是什么急事，你讲吧！”阿拜两眼直盯着对方。

“不光是我个人的事，这关系到七个阿吾勒。是这些阿吾勒的人共同派我来的。我们属于阿孜别尔干、曲根苏一带的季格铁克家族。”

“我们这七个阿吾勒叫别人踩在脚下，吃尽了苦头！踩在我们身上的是阿孜木拜！”

听到“阿孜木拜”这名字，阿拜不由地蹙紧了眉头。

阿孜木拜不是别人，是阿拜的亲侄儿。他从小娇生惯养，被父母宠坏了。如果阿孜木拜作恶，阿拜心理一定很难过。他会认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想到这里阿拜不由自主地叹着气。根据阿拜的表情艾布地觉得自己的官司会打赢，于是一句接着一句：